儒林外史/第1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十回　魯翰林憐才擇婿　蘧公孫富室招親

下一回▶

話說婁家兩位公子在船上，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，叫攏了船，一個人上船來請。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裏的管家，問道：「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？」管家道：「告假回家，尚未曾到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如今在那裏？」管家道：「現在大船上，請二位老爺過去。」兩公子走過船來，看見貼著「翰林院」的封條，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，出來站在艙門口。編修原是太保的門生，當下見了，笑道：「我方纔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，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，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。有趣的緊。請進艙裏去。」讓進艙內，彼此拜見過了坐下。三公子道：「京師拜別，不覺又是半載。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？」魯編修道：「老世兄，做窮翰林的人，只望著幾回差事。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，白白坐在京裏，賠錢度日。況且弟年將五十，又無子息，只有一個小女，還不曾許字人家，思量不如告假返舍，料理些家務，再作道理。二位世兄，為何駕著一隻小船在河裏？從人也不帶一個，卻做甚麼事？」四公子道：「小弟總是閒著無事的人，因見天氣晴暖，同家兄出來閒遊，也沒甚麼事。」魯編修道：「弟今早在那邊鎮上去看一個故人，他要留我一飯。我因匆匆要返舍，就苦辭了他，他卻將一席酒餚送在我船上。今喜遇著二位世兄，正好把酒話舊。」因問從人道：「二號船可曾到？」船家答應道：「不曾到，還離的遠哩。」魯編修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叫家人：「把二位老爺行李搬上大船來，那船叫他回去罷。」吩咐擺了酒席，斟上酒來同飲，說了些京師裏各衙門的細話。魯編修又問問故鄉的年歲，又問近來可有幾個有名望的人。三公子因

他問這一句話，就說出楊執中這一個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，就把這一張詩拿出來送與魯編修看。魯編修看罷，愁著眉道：「老世兄，似你這等所為，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，就是信陵君、春申君，也不過如此。但這樣的人，盜虛聲者多，有實學者少。我老實說：他若果有學問，為甚麼不中了去？只做這兩句詩，當得甚麼？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，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第一個好遭際了；兩回躲著不敢見面，其中就可想而知。依愚見，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，也罷了。」兩公子聽了這話，默然不語。又喫了半日酒，講了些閒話，已到城裏。魯編修定要送兩位公子回家，然後自己回去。

兩公子進了家門，看門的稟道：「蘧小少爺來了，在太太房裏坐著哩。」兩公子走進內堂，見蘧公孫在那裏，三太太陪著，公孫見了表叔來，慌忙見禮。兩公子扶住，邀到書房。蘧公孫呈上乃祖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，所刻的詩話，每位一本。兩公子將此書略翻了幾頁，稱贊道：「賢姪少年如此大才，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。」蘧公孫道：「小子無知妄作，要求表叔指點。」兩公子歡喜不已，當夜設席接風，留在書房歇息。次早起來，會過蘧公孫，就換了衣服，叫家人持帖，坐轎子去拜魯編修。拜罷回家，即吩咐廚役備席，發帖請編修公，明日接風。走到書房內，向公孫笑著說道：「我們明日請一位客，勞賢姪陪一陪。」蘧公孫問是那一位。三公子道：「就是我這同鄉魯編修，也是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中的。」四公子道：「究竟也是個俗氣不過的人。卻因我們和他世兄弟，又前日船上遇著就先擾他一席酒，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。」說著，看門的人進來稟說：「紹興姓牛的牛相公，叫做牛布衣，在外侯二位老爺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快請廳上坐。」蘧公孫道：「這牛布衣先生，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臺幕中的？」三公子道：「正是。你怎得知？」蘧公孫道：「曾和先父同事，小姪所以知道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。」隨即出去會了牛布衣。談之良久，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。蘧公孫上前拜見。牛布衣說道：「適纔會見令表叔，纔知尊大人已謝賓客，使我不勝傷感。今幸見世兄如此英英玉立，可稱嗣續有人，又要破涕為笑。」因問：「令祖老先生康健麼？」蘧公孫答道：「托庇粗安。家祖每常也時時想念老伯。」牛布衣又說起：「范學臺幕中查一個童生卷子，尊公說出伺景明的一段話，真乃：『談言微中，名士風流。』」因將那一席話又述了一遍。兩公子同蘧公孫都笑了。三公子道：「牛先生，你我數十年故交，凡事忘形。今又喜得舍表姪得接大教，竟在此坐到晚去。」少頃，擺出酒席，四位樽酒論文。直喫到日暮，牛布衣告別。兩公子問明寓處，送了出去。

次早，遣家人去邀請魯編修，直到日中纔來，頭戴紗帽，身穿蟒衣，進了廳事，就要進去拜老師神主。兩公子再三辭過，然後寬衣坐下，獻茶。茶罷，蘧公孫出來拜見。三公子道：「這是舍表姪，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孫。」魯編修道：「久慕，久慕。」彼此

謙讓坐下，寒暄已畢，擺上兩席酒來。魯編修道：「老世兄，這個就不是了。你我世交，知已間何必做這些客套？依弟愚見，這廳事也太闊落，意欲借尊齋，只須一席酒，我四人促膝談心，方纔暢快。」兩公子見這般說，竟不違命，當下讓到書房裏。魯編修見瓶花罏几，位置得宜，不覺怡悅。奉席坐了，公子吩咐一聲叫：「焚香。」只見一個頭髮齊眉的童子，在几上捧了一個古銅香爐出去，隨即兩個管家進來放下暖簾，就出去了。足有一個時辰，酒斟三巡，那兩個管家又進來把暖簾捲上。但見書房兩邊牆壁上，板縫裏，都噴出香氣來，滿座異香襲人。魯編修覺飄飄有凌雲之思。三公子向魯編修道：「香必要如此燒，方不覺得有煙氣。」編修贊歎了一回，同蘧公子談及江西的事，問道：「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的了？」蘧公孫道：「正是。」魯編修道：「這位王道尊卻是了不得，而今朝廷捕獲得他甚緊。」三公子道：「他是降了寧王的。」魯編修道：「他是江西保薦第一能員，及期就是他先降順了。」四公子道：「他這降，到底也不是。」魯編修道：「古語道得好：『無兵無糧，因甚不降？』只是各偽官也逃脫了許多，只有他領著南贛數郡一齊歸降，所以朝廷尤把他罪狀的狠，懸賞捕拿。」公孫聽了這話，那從前的事，一字也不敢提。魯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故事，兩公子不知。魯編修細說這件事，把《西江月》念了一遍，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，又道：「仙乩也古怪，只說道他歸降，此後再不判了。還是吉凶未定。」四公子道：「『幾者，動之微，吉之先見。』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時動乎其機。說是有神仙，又說有靈鬼的，都不相干。」換過了席，兩公子把蘧公孫的詩和他刻的詩話請教，極誇少年美才。魯編修歎賞了許久，便向兩公子問道：「令表姪貴庚？」三公子道：「十七。」魯編修道：「懸弧之慶，在於何日？」三公子轉問蘧公孫。公孫道：「小姪是三月十六亥時生的。」魯編修點了一點頭，記在心裏。到晚席散，兩公子送了客，各自安歇。

又過了數日，蘧公孫辭別回嘉興去，兩公子又留了一日。這日，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覆蘧太守的書。纔寫著，書童進來道：「看門的稟事。」三公子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看門的道：「外面有一位先生，要求見二位老爺。」三公子道：「你回他我們不在家，留下了帖罷。」看門的道：「他沒有帖子，問著他名姓，也不肯說，只說要面會二位老爺談談。」三公子道：「那先生是怎樣一個人？」看門的道：「他有五六十歲，頭上也戴的是方巾，穿的件繭紬直裰，象個斯文人。」三公子驚道：「想是楊執中來了。」忙丟了書子，請出四公子來，告訴他如此這般，似乎楊執中的行徑；因叫門上的：「去請在廳上坐，我們就出來會。」看門的應諾去了，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。兩公子出來相見，禮畢，奉坐。那人道：「久仰大名，如雷灌耳，只是無緣，不曾拜識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先生貴姓，臺甫？」那人道：「晚生姓陳，草字和甫，一向在京師行道。昨同翰苑魯老先生來遊貴鄉，今得瞻二位老爺丰采。三老爺耳白于面，名滿天下；四老爺土星明亮，

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。」兩公子聽罷，纔曉得不是楊執中，問道：「先生精于風鑑？」陳和甫道：「卜易、談星，看相、算命，內科、外科，內丹、外丹，以及請仙判事，扶乩筆籙，晚生都略知道一二。向在京師，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門的老先生請個不歇，經晚生許過他陞遷的，無不神驗。不瞞二位老爺說，晚生只是個直言，並不肯阿諛趨奉，所以這些當道大人，俱蒙相愛。前日正同魯老先生笑說，自離江西，今年到貴省，屈指二十年來，已是走過九省了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左右捧上茶來喫了。四公子問道：「今番是和魯老先生同船來的？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見魯老先生，在船上盤恆了一日，卻不曾會見。」陳和甫道：「那日晚生在二號船上，到晚，纔知道二位老爺在彼。這是晚生無緣，遲這幾日，纔得拜見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先生言論軒爽，愚兄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。」陳和甫道：「魯老先生有句話託晚生來面致二位老爺，可借尊齋一話。」兩公子道：「最好。」

當下讓到書房裏。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，見院宇深沉，琴書瀟灑，說道：「真是『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』！」說畢，將椅子移近跟前道：「魯老先生有一個令愛，年方及笄，晚生在他府上，是知道的。這位小姐，德性溫良，才貌出眾。魯老先生和夫人因無子息，愛如掌上之珠，許多人家求親，只是不允。昨在尊府會見南昌蘧太爺的公孫，著實愛他才華，所以托晚生來問，可曾畢過姻事？」三公子道：「這便是舍表姪，卻還不曾畢姻。極承魯老先生相愛，只不知他這位小姐貴庚多少？年命可相妨礙？」陳和甫笑道：「這個倒不消慮。令表姪八字，魯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裏了。到家就是晚生查算，替他兩人合婚。小姐少公孫一歲，今年十六歲了。天生一對好夫妻。年、月、日、時，無一不相合。將來福壽綿長，子孫眾多，一些也沒有破綻的。」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「怪道他前日在席間諄諄問表姪生的年月。我道是因甚麼，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如此極好。魯老先生錯愛，又蒙陳先生你來作伐，我們即刻寫書與家姑丈，擇吉央媒到府奉求。」陳和甫作別道：「容日再來請教，今暫告別，回魯老先生話去。」兩公子送過陳和甫，回來將這話說與蘧公孫道：「賢姪既有此事，卻且休要就回嘉興。我們寫書與太爺，打發盛從回去取了回音來，再作道理。」蘧公孫依命住下。

家人去了十餘日，領著蘧太守的回書來見兩公子道：「太老爺聽了這話，甚是歡喜，向小人吩咐說：自己不能遠來，這事總央煩二位老爺做主。央媒拜允，一是二應老爺揀擇；或娶過去，或招在這裏，也是二位老爺斟酌。呈上回書並白銀五百兩，以為聘禮之用，大相公也不必回家，住在這裏辦這喜事。太老爺身體是康強的，一切放心。」兩公子收了回書、銀子，擇個吉日，央請陳和甫為媒。這邊添上一位媒人，就是牛布衣。當

日兩位月老，齊到婁府。設席款待過，二位坐上轎子，管家持帖，去魯編修家求親。魯編修那裏也設席相留，回了允帖，並帶了庚帖過來。到第三日，婁府辦齊金銀珠翠首飾，裝蟒刻絲紬緞綾羅衣服，羊酒、果品，共是幾十抬，行過禮去。又備了謝媒之禮，陳、牛二位，每位代衣帽銀十二兩，代果酒銀四兩，俱各歡喜。兩公子就託陳和甫選定花燭之期。陳和甫選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將大吉，送過吉期去。魯編修說：只得一個女兒，捨不得嫁出門，要蘧公孫入贅。婁府也應允了。

到十二月初八，婁府張燈結綵，先請兩位月老喫了一日。黃昏時分，大吹大擂起來。婁府一門官銜燈籠，就有八十多對；添上蘧太守家燈籠，足擺了三四條街，還擺不了。全副執事；又是一班細樂，八對紗燈，——這時天氣初晴，浮雲尚不曾退盡，燈上都用綠紬雨帷罩著，——引著四人大轎。蘧公孫端坐在內。後面四乘轎子，便是婁府兩公子、陳和甫、牛布衣，同送公孫入贅。到了魯宅門口，開門錢送了幾封，只見重門洞開，裏面一派樂聲，迎了出來。四位先下轎進去。兩公子穿著公服，兩山人也穿著吉服。魯編修紗帽蟒袍，緞靴金帶，迎了出來，揖讓升階。纔是一班細樂，八對絳紗燈，引著蘧公孫，紗帽宮袍，簪花披紅，低頭進來。到了廳事，先奠了雁，然後拜見魯編修。編修公奉新婿正面一席坐下，兩公子、兩山人和魯編修，兩列相陪。獻過三遍茶，擺上酒席，每人一席，共是六席，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。公孫也回奉了。下面奏著細樂。魯編修去奉眾位的席。蘧公孫偷眼看時，是個舊舊的三間廳古老房子；此時點幾十枝大蠟燭，卻極其輝煌。

須臾，送定了席，樂聲止了。蘧公孫下來告過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，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，入席坐了。戲子上來參了堂，磕頭下去，打動鑼鼓，跳了一齣「加官」，演了一齣「張仙送子」，一齣「封贈」。這時下了兩天雨纔住，地下還不甚乾。戲子穿著新靴，都從廊下板上大寬轉走了上來。唱完三出齣，副末執著戲單上來點戲。纔走到蘧公孫席前跪下，恰好侍席的管家，捧上頭一碗膾燕窩來上在桌上。管家叫一聲「免」，副末立起，呈上戲單。忽然乒乓一聲響，屋梁上掉下一件東西來；不左不右，不上不下，端端正正掉在燕窩碗裏，將碗打翻。那熱湯濺了副末一臉，碗裏的菜潑了一桌子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腳，掉將下來。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，嚇了一驚，把碗跳翻，爬起就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，把簇新的大紅緞補服都弄油了。眾人都失了色，忙將這碗撤去，桌子打抹乾淨，又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了。公孫再三謙讓，不肯點戲。商議了半日，點了「三代榮」。副末領單下去。

須臾，酒過數巡，食供兩套，廚下捧上湯來。那廚役僱的是個鄉下小使。他靸了一

雙釘鞋，捧著六碗粉湯，站在丹墀裏，尖著眼睛看戲。管家纔掇了四碗上去，還有兩碗不曾端，他捧著看戲，看到戲場上小旦裝出一個妓者，扭扭捏捏的唱，他就看昏了，忘其所以然，只道粉湯碗已是端完了，把盤子向地下一掀，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腳，卻叮噹一聲響，把兩個碗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。他一時慌了，彎下腰去抓那粉湯，又被兩個狗爭著，咂嘴弄舌的，來搶那地下的粉湯喫。他怒從心上起，使盡平生氣力，蹺起一隻腳來踢去。不想那狗倒不曾踢著，力太用猛了，把一隻釘鞋踢脫了，踢起有丈把高。陳和甫坐在左邊的第一席。席上上了兩盤點心——一盤豬肉心的燒賣，一盤鵝油白糖蒸的餃兒——熱烘烘擺在面前，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寶攢湯。正待舉起箸來到嘴，忽然席口一個烏黑的東西，的溜溜的滾了來，乒乓一聲，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。陳和甫嚇了一驚，慌立起來，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，潑了一桌。滿坐上都覺得詫異。魯編修自覺得此事不甚吉利，懊惱了一回，又不好說；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罵了幾句，說：「你們都做甚麼？卻叫這樣人捧盤，可惡之極！過了喜事，一個個都要重責！」亂著，戲子正本做完。眾家人掌了花燭，把蘧公孫送進新房。廳上眾客換席看戲，直到天明纔散。

次日，蘧公孫上廳謝親，設席飲酒。席終，歸到新房裏，重新擺酒，夫妻舉案齊眉。此時魯小姐卸了濃裝，換幾件雅淡衣服。蘧公孫舉眼細看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三四個丫鬟養娘，輪流侍奉。又有兩個貼身侍女——一個叫做采蘋，一個叫做雙紅，都是裊娜輕盈，十分顏色。此時蘧公孫恍如身遊閬苑蓬萊，巫山洛浦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閨閣繼家聲，有若名師之教；草茅隱賢士，又招好客之蹤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